

工 學 院 出 院 大 詩 人

● 唐 德 剛

千 里 飛 鴻 以 詩 會 友

新年期間拆賀年片忽然拆出中大老校長顧毓琇先生一束詩箋。顧老師寄詩我不覺驚奇，因為顧公雖是電機工程界的泰斗，實際上他也是一位專業詩人。一輩子作了好幾千首舊詩詞，出了十來本詩文集。我自己的書架上就有一全套。我所奇怪的則是顧老寄來的詩，卻是當年沙坪壩時代化工系畢業的校友李飛寫的。

原來顧先生前不久應約返大陸訪問，接見了許多中大工學院的老學生，包括李飛和江澤民（江是中大工學院的學生，在中大加入地下共黨，顯然住在南京不放心才轉入上海交大的）。也送他們一些自己的詩文集——「齊眉集」。李飛的詩就是他拜讀「齊眉集」後，「用顧師先韻」作的和詩。顧師認為中大工學院畢業的，能寫出這樣有板有眼的舊體詩詞，很是「可喜」，所以順便寄我一份。

我就把顧公的詞抄錄如下，以公同好。

菩 薩 蠻

讀齊眉集書後用顧師先韻

李飛中央大學化工系校友

多情最是齊眉好 相逢未感樵翁老

妙曲聲聞天 高才比謫仙

清新飄似雪 俊逸皎如月

詩集寄還鄉 學生喜欲狂

菩 薩 蠻

用韋莊韻

顧毓琇見齊眉集

多情苦憶相思好 忘情不覺相思老

秋水映長天 酒醒在畫船

詩吟邊塞月 歌唱天山雪

耆老須還鄉 還鄉莫斷腸

（註）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曾赴南京東南大學參加九十校慶，時年九十。

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誠者有信仁者無敵

十六字座右銘書贈

德剛教授

錫山樵翁顧毓琇

一九九三年一月時年九十一

智者勇

仁者壽

六字經書贈

德剛教授

錫山樵翁

時年九十一

工 學 院 擅 長 舊 文 學

顧老師把他的原詩和李飛的和詩一道寄給我，當然希望我也寫一首熱鬧熱鬧。因為他知道我也是一個歡喜搞七字唱的「打油郎」。

下面是我的打油詩。首先就抄了一句空空道人的「好了詩」，開個頭。

菩薩蠻

敬步 樵師原韻

一 「世人都說神仙好」

哪有神仙真不老？

何必問蒼天，忘形即是仙。

豈憐鬢上雪？怕看窗前月。

故里變他鄉，欲狂不忍狂。

二

湖山還是神州好！

太平我亦當歸老。

青山青連天，漁船作畫船。

「舉杯邀明月」，同賞苑中雪。

「結伴好還鄉」，何須嘆斷腸？

(用一聖一仙名句)

學生唐德剛續貂，九三、一、十二
不才是在沙坪壩文學院混出來的，專好
做打油詩。若論四平八穩的舊文字，我們文
學院師生往往做不過工學院師生呢。這是有
道理的。——在那文學革命時代和以後，我們
「中大」和「北大」代表兩個陣營。考北大
一定要寫白話文。考中大交大一定要寫文言
；還不許打標點符號呢。

因此那時如能考取中大交大，縱使你考
的是化工或體育，考取的一個個都是小國學
大師；必要時大家都可之乎也者一番。北大
那時辦學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小國學大
師」趕盡殺絕。等到小國學大師被殺光之後

，老的國學大師就沒有了。君不見今日大學
中的詩文教師，十個有九個，啥叫平仄也不
知道了。中國舊文學最重要的基礎之一便是
音韻。音韻欠通，國學也就搞不好。「縱的
承繼」搞不了，就只好去搞：「橫的移植」
了。只能橫不能豎，也是很遺憾的。文失求
諸武。我們中大工學院校友中，卻頗多國學
遺賢呢。

去秋我忽然收到個大包裹，包內有一本
八百頁的布面精裝大書「海閣文集」。翻開
一看，不禁大驚失色。原來本書作者文席謀
先生竟是我的「三二級」同級。想當年在柏
溪、沙坪，搶八寶飯、跑警報，我們日夕相
處有四年之久。只是他在機械系，我在歷史
系，當年可能面熟，現在是連影子也沒有了
。想不到文兄竟也是工學院裏出來的詩人，
文武雙全。他在大著扉頁還題了一首情感洋
溢的七言絕句，讀之令我感動，也使我臉紅
。現在也把他的大作抄錄如下，以公同好

德剛學長教正

學弟文席謀敬贈

一九九二年九月於洛杉磯

盛世奢靡亂世荒，

幾番治亂事難忘；

微言燭燭無人識，

指望清風播遠香。

我們在中大應為同年級（三二級），離

校多年乏緣相聚，在報刊上曾讀到大作，也
曾購閱（李宗仁回憶錄）巨著，不勝欽佩，
由同學錄上獲知你通訊處，特寄上拙作請指
教，這書涉及文史，有班門弄斧之嫌，謬誤
定必不少（已知錯字有四十餘字，未作校正
），此祝（希望能請到你寫一書評，褒貶不
計。）

道安

學弟文席謀上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打油郎打差不及格

文兄既然有詩來，我這位打油郎怎能不
奉和一下呢？幸好我們安徽鳳陽尚有些打油
前賢，就借用他們的名句吧。詩曰：

「十年雖有九年荒」，舊雨沙坪未敢忘

。 惠我謙言三十萬，捧書懷袖有餘香！

文兄是機械系的。他使我忽然想到該系
一位老友王振宇兄來。振宇今日是大陸上名
氣很大的高級工程師，「三挑幹部」。當年
有一次我在茶館裏被他捉到了。他那時正在
讀「基本國文」。基本國文是很惱火的一堂
課。一堂缺不得。滿堂之乎也者之外，每週
還要繳一篇「作文」。這篇作文對那時忙不
開交的工程師們是個很大的負擔。因而我看
到我這個坐茶館、下象棋的「文學院」，頗
感不服。要我放下車馬砲，替他作一篇「打
差作文」。我問他什麼題目。振宇說：「沙
坪夜雨。」他並堅持要我明天「非繳卷不可

「！」

我問他「做首詩可以不可以？」

振宇說只要「他」收，啥都可以。

他所說的「他」，是個很「兇狠」的，

專教「工學院國文」的小講師。

工程師們被他欺得一楞一楞的。——他們

把「他」也恨得牙癢癢的。

我說那麼立刻繳卷，犯不著等什麼明天

了。

我們找了另外一個「文學院」，把象棋

接下去。我就替王兄打差作詩了。詩曰：

沙坪夜雨（用通韻）

屢漲巴江水，頻添蜀坂泥。

隨風時近遠，敲瓦自差池。

人靜聽簷急，聲清覺漏遲。

涓涓流夢去，滴答幾多時？

做後我二人都大為得意。振宇歡天喜地

而去。

不多久，我們又在一起了。我問他，「

打了一百分吧？」

他說「百分之只搞個六十分。幾乎不及

格！為什麼呢？」他「說你用了三個韻，三

個都「飛」掉！

「乖乖！」我把舌頭一伸，「這小傢伙

這麼兇！——不懂文學！」

乖乖，你看看我們當年的沙坪坝！

九三，一，二〇於北美洲



②

①
受降觀禮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受降台築紫金山八載艱辛

秦凱還雪盡馬關奇恥辱

功成觀禮我隨班

顧毓琇錄舊作

一九四四年
十月十九日



①顧毓琇的親手筆跡。

②國際桂冠詩人顧毓琇。



袁睎九「奔流不息的台灣精神」插圖（文見 72 頁）

①作者袁睎九（立者）主持中國文藝協會「新書發表會」時留影。

唐德剛「工學院出大詩人」插圖（文見 52 頁）

②作者唐德剛教授（右）與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中）、王曉祥（左）合影。

